

华音流韶

之

步非烟
◎ 著

鳳儀

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华音流韶

之

步非烟
◎ 著

鳳儀

新世界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一章	天舞宝轮	1
第二章	华音阁	14
第三章	剑心	24
第四章	第一日之莲花	31
第五章	第二日之木屋	38
第六章	第三日之集市	43
第七章	第四日之镜台	51
第八章	第五日之月舞	56
第九章	第六日之嫁衣	70
第十章	第七日之天都	73

天舞宝轮

一行人从苍茫的雪山上下来，他们看到了草原。

他们身上都是同雪山一样的白色，厚厚的羊毡经过精心的处理后，将他们全身都紧紧包裹住，只露出两个深深的眼窝。他们的手、脚，以及所有的肌肤都隐藏在这白毡里面，雪山就宛如他们的灵魂，要如此紧密地包裹，免受太阳的融化。

他们匍匐下身子，跪倒在地，然后慢慢趴倒，直至整个身体都贴在地面上，隔着厚厚的羊毡深深亲吻大地，然后再缓缓站了起来，走前一步，再度匍匐，跪倒。

这代表了他们对神祇的无上虔诚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，似乎是在用生命铸造着这一旅程。他们不在乎能走多远，也不在乎这旅程将持续多久，因为他们坚信，他们的虔诚将令神祇与他们同在。

他们的人并不多，但却携了三十多匹马。那些马都不带缰绳，但却并不妄跑，静静地跟在它们背后，銮铃轻轻地响着，宛如这个世界上最轻的风。

马背上驮满了巨大的包裹，从破损的边角里露出鲜艳的珊

瑚、金澄澄的酒器，但这行人却似乎并不担心，他们深陷的眼窝，也从来不问这些包裹望一眼。

这是青海与西藏的边界，马贼正多。马乱兵荒，天下饥馑。但奇怪的是，一帮帮的马贼从他们身边经过，绝没有动手抢劫的意思，不但不抢劫，而且还纷纷下马，同样匍匐在地，将全身都伏在大地上，亲吻泥土。站起之后，他们并不上马，却将自己带的干粮放在路边。若是这行人捡了一些起来吃，这些马贼们就欣喜之极，踊跃高歌策马而去。

这行人并没有带任何的干粮，马贼们拿出的干粮放在路边，他们也仅仅只是取食一二，并不带走。有时戈壁荒无人烟，他们两三天滴水不进，却也不在意。他们的生命，就是在这不停地跪倒、匍匐、前行中消磨着。

这就是他们的全部。

中原。

中原是无法想像这种虔诚的，当他们走过城镇、村庄、山寨的时候，总会惹来大批的人围观，他们也绝不动容。这世界纷繁也罢，孤寂也罢，他们都绝不在意，因为他们坚信，只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变的，那就是虔诚。

中原。

中原无法想像这么多的财宝，于是大盗小贼一齐汇来，明取暗夺，劫取他们所携带的金珠银宝。他们绝不阻拦，甚至盗贼们刀砍过来，拳挥过来，他们都绝不抵挡招架。他们的生命，就是跪倒、匍匐、前行，此外别无一物。

但无论这些财宝被抢走了多少次，黎明的阳光再照出的时候，他们马背上的包裹又会是满的，而行劫的盗贼，一定会莫名其妙地发病身亡。所以他们一路行来，最终跪倒在九重天阙

之前，再也不起立。

他们跪倒的，是紫禁城的大门外。

中原。

中原无法想像这样的肮脏野蛮，所以皇宫侍卫喝骂而来，要将他们赶走。他们恭恭敬敬地将一张黄绢敬呈到了身前：

“印度王臣恭祝中土大明天子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那些侍卫的脸色立即变了，因为大明嘉靖皇帝最为好大喜功，外国使节来朝觐，那是功盖四海的皇王荣耀，是嘉靖皇帝最乐见的，又有哪个侍卫敢阻拦呢？时正嘉靖皇帝朝臣之时，当下就有几个侍卫屁滚尿流地通报了进去。

果然嘉靖大喜，立命迎入。这一行人依旧一步一叩首，费了足足一个多时辰，才从午门走到了太和殿上。难得的，嘉靖皇帝极有耐心地等待着，直臣的奏章，奸臣的马屁，都被他搁置了起来，他兴味盎然地盯着殿门，心中竟然兴起少有的期待。

因为国师吴清风禀知他，此乃印度国中最虔诚神圣的礼节，只有在前往岗仁波吉峰朝圣时才会使用。这些化外之民将朕当作是神祇么？嘉靖皇帝挪了挪已有点酸痛的腰，得意地想着。他很满意，当然，若不是昨夜铺了七层龙锦缎的御床硌了他的腰的话，那简直就完美了。

吴清风却冷冷地盯着这些人，他也盯着这些人带来的金银财宝。

珠光宝气映亮了整个大殿，那是充满了异域风情的艺术品，印度最精良的工艺人的手刻花了，累残了，鲜血才将这些珠宝洗得如此晶莹而精致。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，就连嘉靖皇帝都不禁露出了赞赏的神色。

吴清风却淡淡道：“吾王富有天下，视金银如粪土，而我中

华泱泱大国，什么样的宝物没有？怎会看上你们这些陋物？”

嘉靖皇帝咳嗽了一声，顺势收回了贪婪的目光，眯起了眼睛，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朕清净爱民，珠宝这种东西，的确不入朕眼。”

那些使节诚惶诚恐地跪着，禀道：“臣等还带来了一件宝物。”

说着，便有一人解开了那封固已久的羊毡。

从印度而到京师，何止千里之遥，他们一步一叩首地走来，又何止走了一年。这一年，他们身上的羊毡绝没有解开过。此时衣带才宽，立时一股浓烈的腥臭味透了出来。那人也不停手，片刻之间，他的上身赤条条地露了出来。他身后的人半跪着，行到前来，叩首道：“皇王请容小臣敬献宝物。”

他的手突然探出，竟然硬生生地刺进了先前那人的胸口，拉出了一个拳头大的包裹。鲜血溅出，那人却并未倒地，而是仍然呆呆地矗立御阶下。

嘉靖皇帝眼见如此惨事，不由一惊。

吴清风怒道：“蛮荒之民，竟然如此大胆！”一挥手，就待让侍卫擒住他们，立时格杀。

那人满怀虔诚地将包裹打了开来，突然之间，宫殿中充满了异香。嘉靖皇帝不由得身子一耸，几乎站了起来。

那香气好闻之极，嘉靖长时纵欲挥霍的身体本蠢重无比，给这香气一侵，竟然神清气爽，不由得心下大奇，摆了摆手道：“且让他们说下去。”

那使节朗声道：“印度王摩帖儿恭祝大明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特命臣等敬献大神湿婆法器一枚，世世代代，永为中原之臣。”

大神湿婆？嘉靖皇帝将询问的目光投向吴清风。吴清风低声说道：“湿婆乃是印度中最高神祇，他们将湿婆的法器献过来，

就是将皇上当作神来敬奉，所以才一步一叩，从印度行来。”

嘉靖皇帝满意地点了点头，示意侍卫将那法器献了上来，仔细看时，只见那法器黑黝黝的，似乎是木头雕就的，入手极轻，然而近身闻起来，那香气更是通体沦髓，极为舒适。嘉靖皇帝只觉身强力健，不由心下大悦，道：“尔等远来，朕心大喜。一人赏赐黄金百两，到内务府领去吧。”

吴清风出班奏道：“吾皇万岁，这些使节乃是蛮荒之民，不谙我大明礼节，臣恐惹人笑话，因此恳请吾皇开恩，让他们落榻臣府，早晚教诲之后再入觐。”

嘉靖皇帝点头道：“爱卿所言甚是，就准卿所奏。”他握着那枚法器，只觉身子栩栩然，飘飘然，只想快些拿给王贵人看，哪里还管旁人说些什么？而他向来宠信吴清风，当然言听计从了。

吴清风冷冷地盯着使节们，满脸都是不屑的表情，群臣料想吴清风大是看不惯这些使节，落榻吴府后，这些使节只怕有苦头吃了。

国师府的灯火一向熄得比较早，吴清风修炼时需清静，又没有家室，因此偌大的国师府只有一个园丁，与一个看门的司阁，两人都老得不行，一入夜就早早睡了，当真雷打都不醒。

国师府一片黑暗，但中间的大厅中却透出一一点幽幽的烛火，而那烛火不是红色，也不是黄色，竟然是青色。

吴清风站在大厅的中间，那些印度使节一字排开，站在他的对面，都是默然不语。突然，吴清风双手急速地摆动，结出了一连串的手印。那些使节的手也一齐动了，结出跟他一模一样的手印来。一面结，他们的口中一面咕咕啾啾地喃唱着什么，跟着，他们缓缓跪倒，整个身子匍匐在地上，双手反过来，交

在脑后，依旧急速地结着印。吴府的大厅中没铺任何东西，他们的脸深深陷进了泥土中，将呼吸逼住，他们竟然浑不在乎。不过片刻，失去呼吸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但他们却更深地将脸埋入泥中，身体颤抖越剧烈，他们的力就越大，仿佛要将自己憋死一般。一直到他们的身体无法再多承受这种窒息一分，他们结印的双手才奋力击在地上，将自己弹起，然后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，一副死去活来的样子。

吴清风也几乎虚脱，但他的手仍旧快速结着印，喝道：“灭劫衍生，魔道圣雄。”等这些全都做完之后，他颓然倒地，用虚弱的声音问道：“众位道友，经过了这次重生仪式后，你们是不是能够更了解到生命的可贵，以及大神对我们的恩赐了呢？”

但那些使节都默默地躺在地上，并不说一句话。吴清风道：“多年前我离开岗仁波吉峰，誓言要将我教教义散布到中原大地各个角落里时，曾说若本教将覆灭之时，你们可带着本教秘宝天舞宝轮来中原找我。难道本教真的有大难了么？”

使节哽咽着，叫道：“教主大人败了！”

吴清风大叫一声，身子弹了起来，厉声道：“教主乃湿婆转世，怎么可能败！”

使节匍匐在地，使劲地用头砸着地面，一面哽咽着诉说卓王孙怎么杀上岗仁波吉峰，怎么战败帝伽，帝迦如何放弃乐胜伦宫，去莫不可知处流浪苦行。

吴清风呆住了，他的脸瞬间变得犹如死灰。二十多年了，他深信帝伽就是湿婆的转世，在他的引领下，曼荼罗的教义必将遍布每一个太阳照耀到的地方，全天下的子民都将信奉神教，成为平等的神之子民，从此再也没有欺压，再也没有饥饿与苦难。二十多年了，他一直在为这个愿望而努力着，若不是为了

聚集力量，他实在不愿意在嘉靖皇帝身边呆着。一想到这个肥胖的愚蠢的球体，他就恨不得立即吐出来。

他脑袋中猛地灵光一闪，使劲抓住使节，大声道：“你说卓王孙跟教主长得一模一样？”他的眸子中射出火热的狂喜，那使节愣了愣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，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。吴清风猛地将他摔开，狂笑道：“你们不知道，我们的大神没死！他只是选定了自己的躯壳！”

他容光焕发，兴奋得全身都颤抖起来，“你们知道么，湿婆大神降临凡间的时候，不小心化为了两个分身，只有杀灭另一个分身者，才会觉悟成真正的神，那时，才是我教最光明的时候！”

他一字一字道：“卓王孙，才是湿婆大神最终选定的人！”

那些使节受了他的感染，也兴奋起来，纷纷欢呼道：“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要将大神迎回印度！”

吴清风的兴奋迅速冷却下来，他的嘴角浮起了一抹自信的微笑，“不，我在中原已积蓄了足够的力量，加上大神本身的威能，中原将是大神回归的乐园，但我们必须先找到大神！”

他的笑容转为神秘，“华音阁……江湖中的禁地与圣地，我将怎么进去，迎回我们的大神呢？”

慢慢地，他的笑容荡漾开来，转为一阵欢愉的大笑，在空旷而昏暗的国师府响彻。

风雨。

嘉靖皇帝一向觉得上朝是件很烦的事情，因为他太胖了，就算有九龙轿抬着，十七八个小太监搀着，从后宫走到太和殿，还是一件很劳累的事情。他实在很想锐意改革，将朝堂搬到后

宫里去，那么他就不必劳神走来走去。但他知道他的那些大臣们一定不会答应的，尤其是张居正与杨继盛这两个老头子。

尤其杨继盛，他实在想不到五十多岁的人居然这么顽固，要不是去年杨继盛在塞外一战，降服了俺达汗（事详《塞上惊鹿》），嘉靖一定会将杨继盛杀掉的，要多快有多快。

但现在，他还是得一大早就跑到太和殿来，去听这些他实在不想听的阿谀之词跟家国民生的废话。什么万寿无疆，什么正直聪明，嘉靖明知道都是些废话，看这些臣子的表情，就知道他们的心里肯定不是这样想的。也许他们在骂他是个昏君吧。嘉靖一面想着，一面费力地挪动了一下几乎坐不进龙椅的身躯。这个动作虽然简单，但往往会耗费掉嘉靖一大半的力气。但今天，他竟然可以连挪三次，终于在这个冰硬的龙椅中坐得舒服了些。

能如此轻松地做出这么繁复的动作，这在以前，是不可想像的。难道就是因为这个东西？嘉靖看了看他右手中攥着的那个黑黑的轮状的东西。这是昨日印度使节进献的法器，难道它真是神祇的遗物，而令朕身安泰么？一想到自己的仁和之命远达印度，嘉靖就觉得由衷的满足，心中的不满稍稍淡了些。

群臣中只有吴清风看着顺眼一点，因为他总有些有趣的念头。他又出班来了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。是去先农坛占星么？偶尔出宫看看外面的风景，嘉靖倒觉得不错，尤其是现在，他简直觉得自己成了古代的猛将，武力过人。

什……什么？他竟然要将这法器送人？嘉靖皇帝一惊，不由得从胡思乱想中醒了过来，就听吴清风朗声奏道：“昨夜臣夜观星象，看到将星从东南升起，冲入紫微。此主陛下将得一不世将才，从此荡平天下，再无内忧外患。”

将星出世？嘉靖皇帝似乎还没反应过来。将星出世，辅佐明君，荡平天下，这些都只有在《左传》、三国的故事里才看得到的好事，怎么可能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？

吴清风继续道：“此次印度国人贡，就是将星将出的先兆。臣已占卜到此人的姓名，恳请皇上不惜一切代价，纳用此人，固我万世皇基。臣夜领神旨，若要此人死心效命，其一须以公主赐婚，其二须将印度国人贡的法器赏赐此人。此人感恩之下，必将誓死效力，吾皇江山永固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嘉靖的心突然抽紧，没来由地兴起了一阵厌烦。又是什么江山、子民！他们烦得我还不够，还要抢我的女儿，抢我的宝物！但国师吴清风所言极准，几乎道术通天，似乎不会骗自己。

嘉靖沉吟着：“能不能只尚公主，不赐宝物？”

吴清风顿首道：“吾皇万岁，尚公主为笼络其心，而赐宝物，则为固其志。何况如今四方不宁，海上有倭寇，西北有马贼，中间不乏旁门左道之徒。此法器实蕴涵无上之能，以之镇军，则一切鬼蜮之术都无所用，王师方可百战百胜。吾皇万岁，天下之物有哪件不是吾皇的？吾皇又何必一定将之留在身边？圣天子百灵佑护，又何必留这番国来朝的贡品？若得一将才，天下可得百年安宁，那么古往今来的王者，再无一人能及陛下万一。陛下仁心爱民之思，也将垂天下而不朽，永远刻印在每一个子民的心中。”

这一番话说得嘉靖心花怒放，笑道：“还是爱卿知大体，就依爱卿所奏。国师所占之将才，乃是哪位？”

吴清风奏道：“陛下还记得当年荡平吴越王，安定国乱，击退倭寇的卓王孙么（事详《持鼎平南》）？”

卓王孙？嘉靖费力地想着，点头道：“朕有些记起了。他的

确有安天下之能。朕还记得那个王度儿，什么时候你再带来陪朕玩。公主么……永乐出去几次之后，心也野了，不惯久留宫中，就遣她吧。其余的事情，国师做主就好了。”

吴清风叩首道：“吾皇万岁、万岁、万万岁！”

他的唇角浮起了一丝笑容，这是他计划的第一步，所谓的神旨，不过是他吴清风的旨意而已。

杨继盛缓缓地跨出朝门。夕阳西下，灿烂的光芒照射在太和殿辉煌的瓦沿上，将大片的金红色使劲地投入他苍老的眼帘中，几乎晃晕了他的眼睛。杨继盛费力地避开了这道光芒，眼中闪过了一阵落寞。

权贵的金，荣华的红，也许与执拗的他永远无缘了吧。皇上崇信道人，不屑文武之事，怎知大明江山已在风雨飘摇中呢？他无声地叹了口气，眼前黑影一晃，突然多了个人。

杨继盛抬头，就见吴清风淡淡笑着，拱手道：“朝中文武，几人德高望重如杨大人？所以恭请杨大人出任此次大婚证婚人，万望勿辞。”

杨继盛笑了，“老夫闲散惯了，只怕不堪重任，还望国师另请高明。”

吴清风微笑道：“朝中文武虽多，但能当此重任的，的确只有杨大人一人而已。”

杨继盛诧异道：“国师此言何意？杨某如何敢当？”

吴清风的笑容中有些神秘的玄机，“杨大人只管就任就是了，方才皇上命贫道一切做主，难道杨大人想抗旨不遵么？”

说到抗旨，杨继盛有些惶然，“老夫怎敢？一切请国师定夺就是！”

吴清风满意地笑了起来，“此事定后，贫道一定奏请皇上，给杨大人加官三级！”

这是他计划的第二步，杨继盛，的确是他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颗棋子。

太行山之巅，杨逸之静静地看着山下翻卷的云雾，他的面容有些落寞，山气横过他的脸，他一动不动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突然，一个人影在云雾中出现，缓缓地向他走了过来。

云雾中似乎有一道无形的阶梯，导引着此人步步高升，来到了杨逸之的面前。杨逸之的眼神并没有转动，但他已注意到，此人鞋上只有露水，竟连一点泥土都没有。他仿佛是踏着云雾而来，浑然不沾半点泥滓。

他的眼睛很亮，身上一袭鹤氅，长髯飘飘，仙风道骨。他的笑容更是和蔼可亲，“杨盟主。”

杨逸之点了点头。自岗仁波吉峰一战之后，他的心反而更加冲淡平和，因为他已见识过天地之威。

那人继续道：“在下吴清风。”

杨逸之眼中神光微动，“当朝国师？”

那人悠然道：“想不到杨盟主名满天下，竟然也知道贫道。贫道此来是想拜求杨盟主一件事。”

杨逸之淡淡道：“我与国师本不同路，求之一字，还请国师收回吧。”

吴清风笑了笑，“盟主与贫道自然不同路，但不知与令尊呢？”

杨逸之矍然一惊，忍不住站了起来，“我父亲？你将我父亲

怎么了？”

吴清风道：“并没有怎么，只是皇上想将公主赐嫁给卓王孙，并请卓王孙出山相助，而令尊便是主婚人而已。”

杨逸之的眼光倏然锐利，吴清风忍不住一震，这目光竟似已穿透了他的心，看穿了他谋划的一切！这感觉让他极不舒服，几乎就要出手一战，逼迫杨逸之挪开目光，但幸好杨逸之一看之下，双目缓缓合上，“是你出的主意？”

吴清风又是一惊，江湖传言杨逸之优柔寡断，但此日一见，竟然远超他想像！他不由得谨慎了起来，笑道：“华音阁远在天外，不与俗接，若没有接引，只怕穷一生之力也无法进入。就请杨盟主引见了。”

杨逸之冷冷笑了笑。尚公主？他的心中忽然闪过一个淡红色的倩影——若是卓王孙娶了公主，那么她该怎么办？她的幸福，将由我来破坏么？杨逸之心中忽然涌起了一阵愤怒，冷冷道：“我亦不与俗接。”

吴清风笑了，他笑得很慢，很谨慎，“皇上已下了圣旨，若是三日之内卓王孙还不复旨谢婚，那么所有赐婚使一律赐死，令尊大人也在其中。”

杨逸之长眉一竖，“这也是你的主意？”

吴清风笑道：“我是国师。”

一缕风卷动着，飞过杨逸之的手指，然后停住。这些本是无形的，但不知怎的，吴清风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，几乎踉跄绊倒。他惊讶地看着杨逸之的手指，几个字符轰然贯入耳鼓，“你不怕我现在就杀了你？”

吴清风不答，他只是俯身下来，在峻峭的山石上铺开了一张黄绢。

杨逸之见过，这的确是一道圣旨，上面写的话，跟吴清风讲的一模一样。在黄绢的衣角，钤着当今天子的玺宝。

杨逸之的脸色变了，完完全全地变了。

淡红色的身影仿佛从重重的云雾中透了出来，悄然立在他的面前。尚公主。她呢？杨逸之的心突然变得无比苦涩，金与红的圣旨突然变成了一座华丽而庄严的宫殿，将他紧紧压住。

淡红的身影就在这宫殿中漂浮着，她的幸福，真的要由自己来破坏么？

吴清风静静望着他，静静道：“我只需你带我去见卓王孙，其余的事……就与杨盟主无关了。”

杨逸之深深盯着这道圣旨，慢慢地，那个淡红的身影渐渐退却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双苍凉而威严的眼眸——那是他的父亲。他一生的努力，就是想取得这个将他赶出家门的老人的认可。

但现在，这老人的生命只有三天。他还能坚持么？

他的心使劲地抽紧着，原来心痛的感觉，竟是这么难以承受。

又或许，卓王孙富有天下，身边红粉无数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更何况，她的爱是那么温婉、包容，无论小鸾、秋璇，她都一直默默忍受了，如此，多一个公主，也没有什么吧。

而他父亲的生命……

杨逸之脸上的神色阴晴不定。

吴清风微笑了起来，他知道，他的计划已顺利地走到了第三步。

只要运用得当，就算是神祇也可以拨弄于指掌上。这是他的信条。但他的神祇又在哪里？吴清风的目光抬了起来。

远处，依旧是苍茫的云雾。

凤 仪

华音流韶之◀

华音阁

华音阁名动天下，但真正入过其中的人，却是少之又少。杨逸之站在进入华音阁的山谷前，心头涌起了一阵怅惘。这个武林中的禁地，他偏生进来过几次。

他来过，曾经怀着雄心；他来过，曾经怀着友谊。但这次，再度站在这个泱泱的山谷前，他只愿自己能够走得越远越好。

他知道，只要自己愿意，他随时都能进入华音阁，岗仁波吉峰一战后，卓王孙允诺给他这一特权，从此这武林中最大的禁地，将随时任他来去。

而他挂怀的那个人，也当在其中吧……

凛冽的山风，刀锋一般割痛他的眼睛，更痛的，却是他的心。

但这条路，一旦走上来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。吴清风微笑着跟在他身后，杨逸之武功绝伦，但他居然亦步亦趋，绝不落后半分，就连脸上的微笑也绝不减半点，看上去轻松自如。

见杨逸之犹豫，吴清风道：“杨盟主想必在担心，卓王孙不会接纳尚公主之议，但我敢保证，卓王孙一定会欣然接受的。”